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新书见面——现代文学史的生产与 现代文学在上海，鲁迅与张

“鲁迅是一座山，后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盖了；但张爱玲是一条河。”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用这句话概括鲁迅的伟大以及张爱玲的特别。8月16日下午，许子东在上海书展介绍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走进群星闪耀的现代文学史。

▲许子东、陈子善在活动现场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许子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许子东： 鲁迅是一座山， 张爱玲是一条河

本报记者 吉祥

## >> “娱乐至死”时代的文学课

许子东讲座的地点位于上海市作家协会旁的作家书店，与他对谈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记得，讲座所在的大堂原先是作协的办公场所。“文革”时，陈子善来上海作协，结果在挂满大字报的大堂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站在凳子上挂批判巴金的大字报，等到那人转身时，陈子善吃了一惊，原来挂批判巴金大字报的正是巴金自己——当时的巴金已经不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而成了被痛批的“黑老K”。“从门口进来的地方原来有个厕所，当时就是巴金负责打扫的，后来被拆了。”许子东补充。 如今讲起这段历史，台下听讲座的年轻读者都有点陌生，而台上的陈子善和许子东则不免唏嘘。 除了学者，许子东更为大众熟知的身份是原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大众传媒为许子东博得了足够的知名度，也为他日后尝试将课程搬到网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两年前，许子东为岭南大学本科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并受邀在新媒体平台直播，《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一书便是根据其讲课内容编辑整理而成。一堂堂现代文学课，涵盖了“五四”起源、各家流派，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共12讲，可见鲁迅的“反省”、郭沫若的“创造”、茅盾的“矛盾”、巴金的“年轻”、老舍的“命运”、曹禺的“影响”、郁达夫的“苦闷”、丁玲的“扑火”、沈从文的“反潮流而动”、张爱玲的“无家可归”等等。 因为是网络直播，许子东讲课的受众除了选修这门课的一百多名学生，还有网上同步收看的观众。他在书中说，在这个大众化的“小时代”里，严肃节目的点击量是非常边缘、非常有限的。不过，从最后反馈的结果看，即便是有一众网红和流量明星霸占了手机屏幕，许子东的网络课程依然从文化时间的争夺里分出了一杯羹，他的课程点击量超百万，新书北京首发式的单次直播观众数更是达到了180万。

## >> 重读鲁迅，细读张爱玲

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大部分都会研究鲁迅，许子东在讲座中聚焦了他重读鲁迅的体会。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一书中，他不讳言对鲁迅的喜爱，“甚至超过我有专书研究的郁达夫和张爱玲”。 “庙里的神像，每个时期都会被人涂上新的油彩。”许子东说，鲁迅在世时和文坛的大部分人都吵架，被他骂的人多过被他称赞的，但在他去世后，他成了大家都纪念的民族魂。随后，鲁迅更是逐步被请上神坛，成了一个“永远正确”的化身，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被很多人所用。许子东解释，其实鲁迅对此早有预言：“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 鲁迅的一个为人所知的论述是“奴隶”，他在批评中国的民族性时说，国人在过去几千年里习惯了在不合理的统治下幸福生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许子东在分析鲁迅《阿Q正传》里说的精神胜利法时，也列举了鲁迅自己的一次“奴隶”体验：有一次，北洋政府突然宣布一种纸币作废，老百姓在懊丧中度过两天后，银行又宣布纸币可以兑换银元，两块换一块。人们纷纷赶去银行，鲁迅也去了，虽然损失了不少，但他还是捧着一堆银元幸福地离开了。这让鲁迅发出了以下的感慨：“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沉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许子东说，鲁迅正是先看到了自己内心的阿Q，才看到了人们心中的阿Q。 反观自我，许子东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很多阿Q的影子：文章送到编辑部，被告知不能出，失落而归，过了几天，编辑部打来电话说，删改一些，还能问世。“我当时心中大喜，而在喜悦当中我也产生了鲁迅这

种想法。”在许子东看来，贯穿鲁迅一生的大问题是“奴才”和“奴隶”的区别，他引述鲁迅的话说：“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许子东用专门的章节向学生解读《阿Q正传》。他说，这篇小说的妙处在于写出了革命当中的阿Q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阿Q造反，胆子很大，进城抢了东西后，很神气地回到村里，成了赵家人口中的“老Q”。另一方面，后来阿Q被抓，前面来了一个人，很高大，好像很有威严的样子，阿Q就不自觉地扑通跪了下去，奴性十足。许子东观察到，无论是在后来的荒诞年代，还是在今天的网络上，还能经常看到阿Q这样的存在。 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人们习惯说：鲁、郭、茅、巴、老、曹，后来又陆续加上了沈从文、钱锺书等人，唯独张爱玲成了学者黄子平口中“‘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 在陈子善看来，现代文学既不能缺少鲁迅，也不能缺少张爱玲，“没有张爱玲会很无聊”。 许子东也认为，张爱玲的存在对忧国忧民、启蒙批判的“五四”新文学构成了某种反驳与挑战。她笔下的爱情都很自私、悲观、不崇高，唯一的一次例外出现在了《赤地之恋》里，而这恰恰是她写得最差的一部作品，“幸亏有晚年的《小团圆》，使我们看到，张爱玲不是一个拐弯的作家，她是一个绕了一个弯，又回来的作家”。

【书摘】

在许子东看来，一个人在日记、情书中可以撒谎，但要写好文学作品，其内心、潜意识必定会暴露出来，当初老舍就在《骆驼祥子》中，借着祥子写出了自己的困境、自己的命运，更写出了现在的我们。

## 《骆驼祥子》： 老舍在写自己，也在写我们

□许子东

读书人出去也要坐车，那时就是人力车。车夫在前面跑，你越想快他跑得越累。如果坐车的是没良心的潘月亭、金八，他们肯定无所谓；但是偏偏后面坐的是方达生，或是《一件小事》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人家这样卖力气、卖血汗，心里是难受的，甚至有点罪恶感。知识分子在对面人力车夫的困境，是“五四”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又想唤醒大众，又要承认他们的没办法。当时，左派说不应该这样写《骆驼祥子》《薄奠》，应该描写人力车夫不拉车了，赶快参加革命、造反、拿枪，到街上去暴动，可是到街上去暴动，车夫很快会被人打死。而且，车夫可能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骆驼祥子》是写得最好的有关人力车夫的小说。这个车夫很努力，很正直，身体很好，不骗钱。他想拉自己的车，还买到了自己的车，虽然是二手的。打仗的时候，他冒险拉了一个客人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为了赚多一点钱。结果车子被人抢走了，这是他的第一个挫折。 车子被抢以后，他顺便偷了几个骆驼回来，把骆驼卖了，但还买不起车。这时他就替一家车行拉车。这中间，祥子醉过一次酒，和虎妞发生了关系。第二天，祥子后悔，走掉了，后来到一个读书人家去拉包月。正在祥子的生活步入正轨时，虎妞来找他，骗他说怀孕了。祥子是个老实人，女人大着肚子来找他，他是不能推掉这个责任的，虽然他不开心。所以，他只好又回车行拉车。这是第二次挫折。 后来，他又攒了钱，差点可以买车了，结果碰到一个侦探敲竹杠，把他那笔钱又抢了，这是第三次的大劫难。最后，他和虎妞结婚了。虎妞也不错，离家出来和他一起住。虎妞难产，去世了。祥子只好把车又卖了，安葬虎妞。这时，祥子爱上了妓女小福子，等他再去找她时，小福子死了。祥子崩溃了，走投无路。在小说结尾，他出卖革命党，拿情报，赚点小外快，帮人家送丧的队伍吹吹喇叭，从一个曾经非常自豪、正直、勇敢的男人，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做的烂仔，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表面来看，《骆驼祥子》讲一个弱势群体的人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受尽各种磨难，最后走投无路。其实，老舍不只是在写一位人力车夫，也在写他自己。老舍不像巴金、曹禺那么容易就相信了左派的理论。开始老舍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追求幽默，不亲近左派，不怎么相信革命。《骆驼祥子》是他的转折点。在小说的第一段，老舍写的是一个人想靠个人努力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健康力量，但最后走不通。换句话说，通过祥子的失败，老舍完成了他的世界观的转折：一个人想端端正正地做人，何其难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非常糟糕，就要革命。 更深层，《骆驼祥子》在写一个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一般来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是能够做的，是乐意做的，也是能获得好处的。这三个要素，是很多人的人生观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理想的基本信念，就是祥子的信念。祥子拉车拉得很快，拉得很好，爱这个行业，想赚钱比别人多，还想能拉自己的车。这三条，是最朴素、最正常的人生观。 那么，祥子有错吗？如果有，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之前的解读是，祥子没有错，他一步一步摔倒，是社会的错。他攒钱买车，钱被人敲走了；他拉自己的车，车被人抢了；他跟虎妞结婚，虎妞死掉了；他爱小福子，小福子死掉了；最后他做了一个奸细……所有这些，都是人生道路的坎。所有这些坎，祥子是没有错的，是被社会逼到这个地步的，一步一步地摔下去，他的人格、命运、生活摔下去，都是社会的错。 但大部分同学认为，祥子在这过程中也有错，比如偷骆驼。可是，假定说你的车被抢走了，走投无路时，看到几个骆驼在那里，是不是也可以牵走几匹骆驼，弥补一些损失？看起来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就是祥子堕落的开始。这堕落的性质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可以对别人不好。这叫“以恶抗恶”。这种处境是很普遍的。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可以是汽车，也可以是一个停车位，还可以是吐一口痰，憋一口气，一个职位，一份奖金，等等。总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吃亏以后无法反抗，但可以从别处拿回来。于是，更多的人吃亏了，就有更多的人去拿回来。在这个意义上，《骆驼祥子》在写我们自己，在写今天的中国。